宋史/卷4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二十一 ◄

宋史
卷四百二十二　列傳第一百八十一

► 卷四百二十三

林勳

林勳，賀州人。政和五年進士，為廣州教授。建炎三年八月，獻《本政書》十三篇，言：

「國家兵農之政，率因唐末之故。今農貧而多失職，兵驕而不可用，是以饑民竄卒，類為盜賊。宜仿古井田之制，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，其有羨田之家，毋得市田，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，皆驅之使為隸農，以耕田之羨者，而雜紐錢穀，以為十一之稅。宋二稅之數，視唐增至七倍。今本政之制，每十六夫為一井，提封百里，為三千四百井，率稅米五萬一千斛、錢萬二千緡；每井賦二兵、馬一匹，率為兵六千八百人、馬三千四百匹，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，以給征役。無事則又分為四番，以直官府，以給守衛。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。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，錢三千六百餘緡，無事則減四分之三，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。匹婦之貢，絹三尺，綿一兩。百里之縣，歲收絹四千餘匹，綿三千四百斤。非蠶鄉則布六尺、麻二兩，所收視絹綿率倍之。行之十年，則民之口算，官之酒酤，與凡茶、鹽、香、礬之榷，皆可弛以予民。」

其說甚備。書奏，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。

其後，勳又獻《比較書》二篇，大略謂：

「桂州地東西六百里，南北五百里，以古尺計之，為方百里之國四十，當墾田二百二十

五萬二千八百頃，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，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，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，祿兵三十萬人。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，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，稅錢萬五千餘緡，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，州縣官不滿百員，官兵五千一百人。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眾，是以地利多遺，財用不足，皆本政不修之故。」

朱熹甚愛其書。東陽陳亮曰：「勳為此書，考古驗今，思慮周密，可謂勤矣。世之為井地之學者，孰有加於勳者乎？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，用於一變之後，成順致利，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。」

劉才邵

劉才邵，字美中，吉州廬陵人。其上世鶚，太宗召見，未及用而卒。嘗憤五季文辭卑弱，仿楊雄《法言》，著《法語》八十一篇行於世。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，為贛、汝二州教授，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。宣和二年，中宏詞科，遷司農寺丞。靖康元年，遷校書郎。

高宗即位，以親老歸侍，居閑十年。御史中丞廖剛薦之，召見，遷祕書丞，歷駕部員外郎，遷吏部員外郎，典侍右選事。先是，宗室注宮觀、岳廟，例須赴部，遠者或難於行。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於部，依條注擬，行之而便。遷軍器監，既而遷起居舍人，未幾，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。帝稱其能文，時宰忌之，出知漳州。即城東開渠十有四，為閘與斗門以瀦匯決，溉田數千畝。民甚德之。兩奉祠。紹興二十五年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，尋權吏部尚書。以疾請祠，加顯謨閣直學士。卒，贈通奉大夫。

才邵氣和貌恭，方權臣用事之時，雍容遜避，以保名節。所著《楙溪居士集》行世。

許忻

許忻，拱州人。宣和三年進士，高宗時，為吏部員外郎，有旨引見。是時，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，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，曰：

「臣兩蒙召見，擢置文館，今茲復降睿旨引對。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，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，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，故敢竭愚而效忠。

臣聞金使之來，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，徽宗皇帝、顯肅皇后梓宮在遠，母后春秋已高，久闕晨昏之奉，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，欲屈己以就和，遣使報聘。茲事體大，固已詔侍從、臺諫各具所見聞矣，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為可乎？抑亦可否雜進，而陛下未有所擇乎？抑亦金已恭順，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？是數者，臣所不得而聞也。請試別白利害，為陛下詳陳之。

夫金人始入寇也，固嘗云講和矣。靖康之初，約肅王至大河而返，已而挾之北行，訖無音耗。河朔千里，焚掠無遺，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，復破威勝、隆德等州。淵聖皇帝嘗降詔書，謂金人渝盟，必不可守。是歲又復深入，朝廷制置失宜，都城遂陷。敵情狡甚，懼我百萬之眾必以死爭也，止我諸道勤王之師，則又曰講和矣。乃邀淵聖出郊，次邀徽宗繼往，追取宗族，殆無虛日，傾竭府庫，靡有孑遺，公卿大臣類皆拘執，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。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，果可信乎？

此已然之禍，陛下所親見。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，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，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，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。而彼以『詔諭江南』為名而來，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，豈講和之謂哉？我躬受之，真為臣妾矣。陛下方寢苫枕塊，其忍下穹廬之拜乎？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。萬一奉其詔令，則將變置吾之大臣，分部吾之諸將，邀求無厭，靡有窮極。當此之時，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，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，其何以自處乎？況犬羊之群，驚動我陵寢，戕毀我宗廟，劫遷我二帝，據守我祖宗之地，塗炭我祖宗之民，而又徽宗皇帝、顯肅皇后鑾輿不返，遂致萬國痛心，是謂不共戴天之仇。彼意我之必復此仇也，未嘗頃刻而忘圖我，豈一王倫能平哉？方王倫之為此行也，雖閭巷之人，亦知其取笑外夷，為國生事。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，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，誠可慟哭，使賈誼復生，謂國有人乎哉，無人乎哉？

古之外夷，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、事之以珠玉、事之以犬馬者，曷嘗有受其詔，惟外夷之欲是從，如今日事哉？脫或包羞忍恥，受其詔諭，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，則徒受莫大之辱，貽萬世之譏；縱使如約，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，先拱手而奉外夷矣，祖宗在天之靈，以謂如何？徽宗皇帝、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仇，遂不可復也，豈不能痛哉！陛下其審思之，斷非聖心所能安也。自金使入境以來，內外惶惑，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，金人之詔為可從，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，而意外之虞，將有不可勝言者矣。此眾所共曉，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？

國家兩嘗敗外夷於淮甸，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，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。軍聲粗震，國勢

粗定，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，遣使來嘗試朝廷。我若從其所請，正墮計中；不從其欲，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，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！為今之計，獨有陛下幡然改慮，布告中外，以收人心，謂祖宗陵寢廢祀，徽宗皇帝、顯肅皇后梓宮在遠，母后、淵聖、宗枝族屬未還，故遣使迎請，冀遂南歸。今敵之來，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，實王倫賣國之罪，當行誅責，以釋天下之疑。然後激厲諸將，謹捍邊陲，無墮敵計，進用忠正，黜遠姦邪，以振紀綱，以修政事，務為實效，不事虛名，夕慮朝謀，以圖興復，庶乎可矣。

今金使雖已就館，謂當別議區處之宜。臣聞萬人所聚，必有公言。今在廷百執事之臣，與中外一心，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，公言如此，陛下獨不察乎？若夫謂粘罕之已死，外夷內亂，契丹林牙復立，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，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，非臣所敢知也。或者又謂金使在館，今稍恭順。如臣之所聞，又何其悖慢於前，而遽設恭順於後？敵情變詐百出，豈宜惟聽其甘言，遂忘備預之深計，待其禍亂之已至，又無所及？此誠切於事情。今日之舉，存亡所繫，愚衷感發，不能自己，望鑒其惓惓之忠，特垂采納，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，無貽異時之悔，社稷天下幸甚。」

疏入，不省。後忻託故乞從外補，乃授荊湖南路轉運判官。謫居撫州，起知邵陽，卒。

應孟明

應孟明，字仲實，婺州永康人。少入太學，登隆興元年進士第。試中教官，調臨安府教授，繼為浙東安撫司幹官、樂平縣丞。侍御史葛邲、監察御史王藺薦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。

輪對，首論：「南北通好，疆場無虞，當選將練兵，常如大敵之在境，而可以一日忽乎？貪殘苛酷之吏未去，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？賢士匿於下僚，忠言壅於上聞，無乃眾正之門未盡開，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？君臣之間，戒懼而不自持，勤勞而不自寧，進君子，退小人，以民隱為憂，以邊陲為警，則政治自修，紀綱自張矣。」孝宗曰：「朕早夜戒懼，無頃刻忘，退朝之暇，亦無它好，正恐臨朝或稍晏，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。」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，薦舉徇私情之禁，帝嘉獎久之。它日，宰相進擬，帝出片紙於掌中，書二人姓名，曰：「卿何故不及此？」其一則孟明也。乃拜大理寺丞。

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，有司誣以殺人，逮繫幾三百家。孟明察其冤，白於長官，釋之。出為福建提舉常平，陛辭，帝曰：「朕知卿愛百姓，惡贓吏，事有不便於民，宜

悉意以聞。」因問當世人才，孟明對曰：「有才而不學，則流為刻薄，惟上之教化明，取舍正，使回心向道，則成就必倍於人。」帝曰：「誠為人上者之責。」孟明至部，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。帝一日御經筵，因論監司按察，顧謂講讀官曰：「朕近日得數人，應孟明，其最也。」尋除浙東提點刑獄，以鄉部引嫌，改使江東。

會廣西謀帥，帝謂輔臣曰：「朕熟思之，無易應孟明者。」即以手筆賜孟明曰：「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，卿到任，自可詳究事實。」進直祕閣、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。初，廣西鹽易官般為客鈔，客戶無多，折閱逃避，遂抑配於民。行之六年，公私交病，追逮禁錮，民不聊生。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，詔從之。禁卒朱興結集黨侶，弄兵雷、化間，聲勢漸長，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。

光宗即位，遷浙西提點刑獄，尋召為吏部員外郎，改左司，遷右司，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。寧宗即位，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。慶元初，權吏部侍郎，卒。

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，官職未嘗倖遷。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，俾誣趙汝愚，孟明不答，士論以此重之。

曾三聘

曾三聘，字無逸，臨江新淦人。乾道二年進士。調贛州司戶參軍，累遷軍器監主簿。有旨造划車弩，三聘謂：「划車弩六人挽之，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。今所用克敵弓較之，工費不及十之三，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，利害曉然。」乃不果造。

光宗不朝重華宮，中外疑懼，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。正未及言，會以它事不合求去。三聘謂：「丞相今泯默而退耶，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？凡今闕庭之內，閨門衽席之間，父子夫婦之際，群臣莫敢深言者，避嫌遠罪耳。丞相身退計決，言之何嫌乎？」遷祕書郎。帝欲幸玉津園，三聘上疏言：「今人心既離，大亂將作，小大之臣震怖請命，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，萬一敵人諜知，馳一介之使，問安北宮，不知何以答之？姦宄窺間，傳一紙之檄，指斥乘輿，不知何以禦之？望亟備法駕朝謁，不然，臣實未知死所也。」

孝宗病革，復上疏言：「道路流言，洶洶日甚，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，託忠憤以行詐，假曲直以動眾，至此而後悔之，則恐無及矣。」帝意為動。及孝宗崩，帝疾不能執喪，

朝論益震洶，三聘謂今日事勢，莫若建儲。或戒之曰：「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，今復有疏耶？」三聘曰：「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。」

寧宗立，兼考功郎，後知郢州。會韓侂胄為相，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，坐追兩官。久之，復元官與祠。差知郴州，改提點廣西、湖北刑獄，皆辭不赴。侂胄誅，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，三聘祿不及，終不自言。嘉熙間，三聘已卒，有旨特贈三官，直龍圖閣，賜謚「忠節」。

徐僑

徐僑，字崇甫，婺州義烏人。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。淳熙十四年，舉進士。調上饒主簿，始登朱熹之門，熹稱其明白剛直，命以「毅」名齋。入為祕書省正字、校書郎兼吳、益王府教授。直寶謨閣、江東提點刑獄，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。寶慶初，葛洪、喬行簡代為請祠，迄不受祿。紹定中，告老，得請。

端平初，與諸賢俱被召，遷祕書少監、太常少卿。趣入覲，手疏數千言，皆感憤剴切，上劘主闕，下逮群臣，分別黑白，無所回隱。帝數慰諭之，顧見其衣履垢敝，愀然謂曰：「卿可謂清貧。」僑對曰：「臣不貧，陛下乃貧耳。」帝曰：「朕何為貧？」僑曰：「陛下國本未建，疆宇日蹙；權幸用事，將帥非材；旱蝗相仍，盜賊並起；經用無藝，帑藏空虛；民困於橫斂，軍怨於掊克；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，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：臣不貧，陛下乃貧耳。」又言：「今女謁、閹宦相為囊橐，誕為二豎，以處國膏肓，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，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，世有扁鵲，將望見而卻走矣。」時貴妃閻氏方有寵，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，故僑論及之。帝為之感動改容，咨嗟太息。明日，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，申儆群臣以朋黨為之戒，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，而賜僑金帛甚厚。僑固辭不受。

侍講，開陳友愛大義，用是復皇子竑爵，請從祀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、朱熹，以趙汝愚侑食寧宗，帝皆如其請。金使至，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，如叔向辭鄭故事，迕丞相意，力丐休致，帝諭留甚勤。遷工部侍郎，辭益堅，遂命以內祠侍讀，不得已就職。遇事盡言。以疾申前請，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。卒，謚「文清」。

僑嘗言：「比年熹之書滿天下，不過割裂掇拾，以為進取之資，求其專精篤實，能得其所言者蓋鮮。」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。奏對之言，剖析理欲，因致勸懲。弘益為多。

若其守官居家，清苦刻厲之操，人所難能也。

度正

度正，字周卿，合州人。紹熙元年進士。歷官為國子監丞。時士大夫無賢愚，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，正獨上疏極言之，且獻斃全之策有三，其言鯁亮激切。

遷軍器少監。輪對，言：「陛下推行聖學，當自正家始。」進太常少卿。適太廟災，為二說以獻，其一則用朱熹之議，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：「自西徂東為一列，每室之後為一室，以藏祧廟之主。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，昭居左，穆居右，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，昭之祧主藏太宗廟。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，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。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，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。室之前為兩室；三年祫享，則帷帳幕之通為一室，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，合食其上。往者此廟為一室，凡遇祫享合祭於室，名為合享，而實未嘗合享。合增此三室，後有藏祧主之所，前有祖宗合食之地，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，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。」

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。遷禮部侍郎，轉一官，守禮部侍郎致仕。卒，贈四官，賻銀絹三百。所著有《性善堂文集》。

程珌

程珌，字懷古，徽州休寧人。紹熙四年進士。授昌化主簿，調建康府教授，改知富陽縣，遷主管官告院。歷宗正寺主簿、樞密院編修官，權右司郎官、秘書監丞，江東轉運判官。陛辭，寧宗謂宰臣曰：“程珌豈可容其補外？”遂復舊職。

遷浙西提舉常平，又遷祕書丞，升祕書省著作郎，尋為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。遷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，兼權直舍人院，遷起居舍人，兼職依舊。權吏部侍郎，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兼權中書舍人。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，權刑部尚書，封休寧縣男。授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兼權吏部尚書，拜翰林學士、知制誥，兼修玉牒官，進封子。五上疏丐祠，以煥章閣學士、知建寧府，授福建路招捕使。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宮，進封伯。進敷文閣學士、知寧國府，改知贛州，皆不赴。進封新安郡侯，加寶文閣學士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。再奉祠，又加龍圖閣學士。以端明殿學士致仕，卒，年七十有九，贈特進、少師。

玭十歲詠冰，語出驚人。直學士院時，寧宗崩，丞相史彌遠夜召玭，舉家大驚。玭妻丞相王淮女也，泣涕，疑有不測，使人瞷之，知彌遠出迎，而後收涕。彌遠與玭同入禁中草矯詔，一夕為制誥二十有五。初許玭政府，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玭，玭受之不辭，歸視之，其直不貲。彌遠以是銜之，卒不與共政云。

牛大年

牛大年，字隆叟，揚州人。慶元二年進士。歷官將作監主簿。入對，言：「人主所當先者，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。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，重而承宗社之托，尊而為臣辟之戴，一指意而眾莫敢違，一動作而人孰敢議，然而天心靡常，則可畏也。」又言：「今日士氣亦久靡矣，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。夫有扶持作興之意，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；無貪名嗜利之習，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。國家之休戚，在士大夫之風俗，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。惟陛下為之振起，機括一運，天下轉移，而風俗易矣。」

遷軍器監主簿、大宗正丞、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、知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、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，加直寶章閣，為工部郎官。入對，請懲貪吏。遷侍左郎中，進直華文閣、浙東提點刑獄，遷守秘書少監、宗正少卿，升祕書監，遷起居舍人，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。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，卒，特贈四官。大年清操凜然，所至以廉潔自將。

陳仲微

陳仲微，字致廣，瑞州高安人。其先居江州，旌表義門。嘉泰二年，舉進士。調莆田尉，會守令闕，通判又疲軟不任，臺閫委以縣事。時歲兇，部卒並饑民作亂，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。籍閉糶，抑強糴，一境以肅。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，久不決，仲微按法曰：「曲在浮屠。」它日沿檄過寺，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為冤，旦暮祝詛，然莫省為仲微也。仲微見之曰：「吾何心哉？吾何心哉？」質明，首僧無疾而死。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，仲微受而藏之。踰年，其家負縣租，竟逮其奴。寓公有怨言，仲微還其牘，緘封如故，其人慚謝，終其任不敢撓以私。

遷海鹽丞。鄰邑有疑獄十年，郡命仲微按之，一問立決。改知崇陽縣，寢食公署旁，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，下情畢達，吏無所措手。通判黃州，職兼餉餽，以身律下，隨事檢柅，軍興賴以不乏。制置使上其最，辭曰：「職分也，何最之有？」復通判江州，遷幹

辦諸司審計事，知贛州、江西提點刑獄，迕丞相賈似道，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。久之，起知惠州，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。輪對，言：「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，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；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，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。」似道怒，又諷言者罷奪其官。久之，敘復。

時國勢危甚，仲微上封事，其略曰：

「誤襄者，老將也。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、疲將、孩兵也，君相當分受其責，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。天子若曰『罪在朕躬』，大臣宜言『咎在臣等』，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，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，救過未形，固已無極，追悔既往，尚愈於迷。或謂覆護之意多，克責之辭少；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，師相飾分過之言，甚非所以慰恤死義，祈天悔禍之道也。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，翹館鮮有識之人，吮旨茹柔，積習成痼，君道相業，兩有所虧。方今何時，而在廷無謀國之臣，在邊無折沖之帥。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、靖康既敗之後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，朱輪華轂，俯首吐心，奴顏婢膝，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；強力敏事，捷疾快意，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。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！迷國者進慆憂之欺以逢其君，託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，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。臣嘗思之，今之所少不止於兵。閫外之事，將軍制之，而一級半階，率從中出，斗粟尺布，退有後憂，平素無權，緩急有責，或請建督，或請行邊，或請京城，創聞駭聽。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，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，有謀莫展，有敗無誅，上下包羞，噤無敢議。是以下至器仗甲馬，衰颯厖涼，不足以肅軍容；壁壘堡柵，折樸駕漏，不足以當衝突之騎。號為帥閫，名存實亡也。城而無兵，以城與敵；兵不知戰，以將與敵；將不知兵，以國與敵。光景蹙近目睫矣！惟君相幡然改悟，天下事尚可為也。轉敗為成，在君相一念間耳。」

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。

德祐元年，遷祕書監，尋拜右正言、左司諫、殿中侍御史。益王即位海上，拜吏部尚書、給事中。厓山兵敗，走安南。越四年卒，年七十有二。

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，鄉導我師南征。安南王憤，伐仲微墓，斧其棺。

仲微天稟篤實，雖生長富貴，而惡衣菲食，自同窶人。故能涵飫《六經》，精研理致，於諸子百家、天文、地理、醫藥、卜筮、釋老之學，靡不搜獵云。

梁成大

梁成大，字謙之，福州人。開禧元年進士。素苟賤亡恥，作縣滿秩，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，昕言真德秀當擊，成大曰：「某若入臺，必能辯此事。」昕為達其語。通判揚州，尋遷宗正寺簿。

寶慶元年冬，轉對，首言：「大佞似忠，大辯若訥，或好名以自鬻，或立異以自詭，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，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。言若忠鯁，心實回衮，一不察焉，薰蕕同器，涇渭雜流矣。言不達變，謀不中機，或巧辯以為能，或詭訐以市直，或設奇險之說以駭眾聽，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。所行非所言，所守非所學，一不辯焉，枘鑿不侔，矛盾相激矣。」

越六日，拜監察御史。尋奏：「魏了翁已從追竄，人猶以為罪大罰輕。真德秀狂僭悖繆，不減了翁，相羊家食，宜削秩貶竄，一等施行。」章既上，不下者兩月，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，時宰於帝前及之。帝曰：「仲尼不為已甚。」遂止鐫三秩。明年三月，又奏楊長孺寢新命，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，胡夢昱移欽州編管。是冬，拜右正言。紹定元年，進左司諫。四年正月，遷宗正少卿。五年二月，權刑部侍郎，明年十月，帝夜降旨黜之，提舉千秋鴻禧觀。莫澤時兼給事中，急於別異，上疏駁之，遂寢祠命。端平初，洪咨夔、吳泳交章論駁，鐫兩秩。泳復上疏，送泉州居住。會王遂論亦上，再鐫秩，徙潮州。

成大天資暴狠，心術嶮巇，凡可賊忠害良者，率多攘臂為之。四方賂遺，列置堂廡，賓至則導之使觀，欲其效尤也。尤嗜豪奪，冒占宇文氏賜第。既擯歸，訟之者不下百數。竄之日，朝命毀其廬，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：「所不堪者，他日與成大同傳耳。」

李知孝

李知孝，字孝章，參知政事光之孫。嘉定四年進士。嘗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，不以為恥。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，拜監察御史。

寶慶元年八月，上疏：「士大夫汲汲好名，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，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。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，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，姑為激怒之辭，退俟斥逐之命。始則慷慨而激烈，終則懇切而求去，將以樹奇節而求令名，此臣之所未解。」

蓋陰詆真德秀等。又奏洪咨夔鐫三秩、放罷，胡夢昱追毀、除名、勒停，羈管象州。知孝猶語魏了翁曰：「此所論咨夔等，乃府第付出全文。」其情狀變詐如此。

越月，復言：「近年以來，諸老凋零，後學晚出，不見前輩，不聞義理，不講綱常，識見卑陋，議論偏詖，更唱叠和，蠱惑人心，此風披扇，為害實深。乞下臣章，風厲內外，各務靖共，以杜亂萌。」拜右正言。又言：「德秀節改聖語，繆謄牒示，導信邪說，簧鼓同流，其或再有妄言，當追削流竄，以正典刑。」疏既上，遂鏤榜播告天下。又言：「趣召之人，率皆遲回，久而不至，以要君為高致，以共命為常流，可行而固不行，不疾而稱有疾，比比皆是，相扇成風，欲求難進易退之名，殊失尊君親上之義。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，限以時日，使之造朝；其有衰病者，早與改命。」時召傅伯成、楊簡、劉宰等皆不至，故知孝詆之。又奏張忠恕落職、鐫秩、罷郡。

知孝拜殿中侍御史，升侍御史。紹定元年，遷右司諫，進右諫議大夫。五年，遷工部尚書兼侍讀。越月，進兵部。明年，理宗親政，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，後省駁之，令提舉嵩山崇福宮。端平初，監察御史洪咨夔、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，鐫秩罷祠。泳復封駁，繼送婺州居住。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，再鐫秩，徙瑞州。

知孝起自名家，苟於仕進，領袖庶頑，懷諼迷國，排斥諸賢殆盡。時乘小輿，謁醉從官之家，侵欲斂積，不知紀極。紹定末，猶自乞為中丞，世指知孝及梁成大、莫澤為三兇。卒以貶死，天下快之。

論曰：讀《本政書》，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，可謂密矣。劉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。許忻之論和議，最為忠懇，卒以是去國，尤足悲夫。應孟明、曾三聘之不污韓侂胄，孔子所謂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」。徐僑之清節，度正之淳敏，牛大年之廉正，陳仲微之忠實，然皆不至於大用，非可惜哉！若乃程珌之竊取富貴，梁成大、李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，遺臭萬年者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